

# 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和中日经贸合作

吴 寄 南

经济结构改革正在成为日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1997年1月20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强调,为适应世界的潮流,日本必须推行经济结构改革、财政结构改革、行政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桥本倡导的这六大改革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其中,经济结构改革

被认为是六大改革的“突破口”、“最优先课题”。<sup>①</sup>那么,日本为什么要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经济结构改革将对日本未来的发展,包括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 (一)

处在世纪之交的日本,正面临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行经济体制不能适应形势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第一、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疲劳”日益明显。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从1992年8月以后,宫泽内阁、细川内阁和村山内阁先后推出旨在刺激景气的综合经济对策,总额达60万亿日元,主要用于扩大公共事业投资。但日本经济依然没有大的起色。从1992年到1994年,连续3年增长率不到1%,1995年虽结束了“小数点”增长的局面,也只有1.6%。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3.6%,1997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折合成年率为5.6%,但第二季度却一下子跌为负11.3%,这是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最近一段时期,日本许多权威研究机构以及经合组织(OECD)等调低了对日

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一些持悲观看法的评论家甚至认为有可能再次跌到1%以下。

在以往经济景气的周期性循环中,库存调整通常只需要1年至1年半就可以完成,为什么这次不景气会持续这么久而且复苏乏力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日本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用传播媒介的话来说,是患上了“自身机能性障碍”,不仅缺乏免疫力,无法自然痊愈,就连采取扩大公共投资等凯恩斯政策,打“强心针”的办法也已经行不通。

战后,日本在追赶欧美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做法,其中包括:实行强制性的普遍义务教育制度,以劳动力的整齐划一和具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弥补其基础研究落后和创造能力不足的缺陷;注重规模经济效益,实行批量生产、批量出口,把扩大市场占有率作为企业经营的中心任务;企业内实行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以期形成较强的凝聚力;企业间通过相互持股、层层转包以及

<sup>①</sup> (日)伊藤忠商事公司调查部编:《Global Sensor》1997年7月号,第3页。

“谈合”,增强对外竞争力;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对企业的行政指导积极干预经济,对若干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实行保护。毫无疑问,这种劳资协调、官民一体发展经济的体制,在战后日本经济跳跃式赶超阶段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但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这种追赶型的经济结构和高度成熟的经济之间的不协调矛盾日益明显,以往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象征日本经济优势的一些做法越来越暴露其局限性,有的甚至出现了逆效果。例如,政府的行政指导和官民协调,固然有利于日本在重要经济领域迅速取得突破,缩短追赶欧美的过程,但它同时也排斥了必要的自由竞争,使得相当一部分产业无法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它们和另一部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构成了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

## 第二、产业“空心化”趋势不断发展。

从1985年9月“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历了两次日元急剧升值。一次是1985年至1988年,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50日元猛增为1美元兑120日元。1993年以后再次出现迅猛的升值势头,1995年4月创造了1美元兑79.75日元的战后最高纪录。日元持续升值,导致日本企业加快向海外转移生产据点。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从1994年的8.6%,提高到1995年的10%。1995年度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生产总值已达41.2万亿日元,接近同年日本的出口总额。

在70、80年代,日本向海外转移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90年代以后,汽车、家用电器等日本原先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也开始向海外发展;而随着日本企业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回输日本,从1985年到1996年的12年间,日本进口商品中的制成品比重由30%左右上升到60%。一些重要产品的进口比

率已超过国内生产。从1990年到1995年,进口电子计算器占国内市场的份额由38.9%增为91.8%,彩色电视机由15.2%增为65.8%,录像机由4.9%增为45.1%,复印机由2.2%增为27.7%,微波炉由5.6%增为25.8%。<sup>①</sup>

日本在将一部分产业向海外转移后,理应把腾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用来发展附加价值更高的新兴产业。在70、80年代,日本就是这样做的。可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在经济迅速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日本却没有及时培育起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兴产业,无论是在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尖端科技领域,还是在最具发展潜力的金融、保险和计算机软件开发等服务行业,日本都明显地落后于欧美国家。经济企划厅在1994年所作的调查表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90%,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只有70%,通信业只有30%。旧的产业向外转移了,新的产业却未能生根、发展,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200万亿日元,这一规模不能算小,但是,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中56.8%是现金或储蓄存款;25.1%用于买保险;信托占6.4%;投资信托占2.6%;购买股票的仅为6.1%。美国则是现金或存款仅占16%;27.8%是年金;19.6%购买股票;信托为3.9%;投资信托为7.0%。日本国民在金融、资本市场上的选择余地显然比美国少得多。<sup>②</sup>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东京在80年代中期一度 and 纽约、伦敦并驾齐驱,如今却不仅明显地和纽约、伦敦拉开了距离,而且还受到新加坡、香港等地咄咄逼人的挑战。

设在瑞士的国际经济论坛每年发表各国(地区)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录,以往,日本都是

① (日)野村综合研究所编:《97日本的优先课题》,1996年12月出版,第20页。

② 引自《东洋经济周刊》,1997年7月19日,第8页。

名列前茅,但是,1996年的排名录上,日本却在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位,而新加坡和香港则分列第1、第2位。美国则居第4位。

第三、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堪忧。

日本经济不仅有“近忧”,还有“远虑”。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是国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近年来,由于不断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政府财政收支出现较大赤字,为弥补财政赤字不得不扩大国债发行额,造成债台高筑的局面。1996年度,日本政府发行的国债累计将达242万亿日元,比1991年多出70万亿日元。1997年政府预算中用于偿还国债本利的支出达16.8万亿日元,占预算支出总额的21.7%。如果再加上地方自治体的债务,日本的政府债务合计达442万亿日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意大利。

据经济学家预测,如果听任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到2025年,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7%,累计赤字更高达153.4%。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开源节流,政府将陷于“破产”境地,不要说社会福利

将难以为继,就是正常的政府职能也将无法履行。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的老龄化。为了保证日本的人口简单再生产,每个育龄妇女特殊出生系数(即平均出生婴儿数)应为2.08。1975年以后,这一系数一路下滑,1995年更是跌到了1.43。这就是说,日本人口已经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寿命的延长,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12%,提高到1995年的14.8%,2025年将高达25.8%。差不多每4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据厚生省的推算,1995年时20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每4.3人扶养1名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10年这一比例将缩小到2.7人对1人;2025年是2.1人对1人。<sup>①</sup>人口老龄化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间的储蓄率下降,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增加,最终会压低经济增长率。

对日本来说,如何在经济运转过程中有效地压缩财政赤字,减少政府债务,同时,又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适应人口高龄化的趋势,是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 (二)

日本的有识之士早就呼吁必须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1993年8月,细川护熙担任首相后,建立了以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为首的私人经济咨询机构——“经济改革研究会”,研究制定进行中长期经济结构改革的方针。同年11月,该研究会提出了一份“中间报告”,主张通过放宽限制,给企业创造新的经营机会,促进国内外的自由竞争。12月16日,该研究会提出了名为《平岩报告》的最终报告,其中强调“‘赶超型’的日本经济体制尽管在过去发

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如今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期”,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内外开放的、透明的经济社会”、“具有创造性和活力的社会”、“生活者优先的社会”以及“和世界协调的、能使世界产生共鸣的经济社会”。而5大政策支柱分别是“放宽限制”、“内需型的、充满创造力与活力的经济”、“适应社会福利社会”、“开放市场和多对策海外支援”以及“搞活金融、资本市场”。

《平岩报告》所揭示的一系列原则得到大多数学者、企业家和政界人士的赞同。随后,

① (日)野村综合研究所编:《97日本的优先课题》,1996年12月出版,第102页。

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经济结构改革的文件。例如,1995年3月31日,村山内阁制定了《推进放宽限制计划》,决定对大约1091项限制事项予以撤销或放宽,随后,又决定把这项为期5年的计划缩短为3年;1996年12月,经济审议会提出了题为《6大领域的结构改革》的报告;12月18日,桥本内阁通过了《经济结构改革大纲》;1997年5月16日,内阁会议又通过了《经济结构改革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和纲要逐步付诸实施,标志着新一轮经济体制调整与改革正式启动。

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的重点是放宽限制。同时,通过降低税负、解除对控股公司的禁令,促进企业的重组,提高经济的效率和灵活性,增强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 第一、放宽限制。

根据经济企划厅的资料,日本目前有1万多项需要政府严格审批的限制事项。这些限制对保护弱小产业,维持国民生活的安定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是促使日本的经济社会趋向僵化,日本国内外价格差距不断扩大,妨碍了新兴产生的发展。有鉴于此,1995年3月,村山内阁制定了《推进放宽限制计划》。1996年3月和1997年3月,桥本内阁先后两次对这项计划进行重新审议和修订,把预定撤销和放宽的限制由1000多项增加到2823项。其中主要的措施有:

能源领域:实行石油产品进口自由化、电力供应自由化,改革电费制度。争取到2001年日本的电费降低到国际水准。

情报通信领域:对通讯价格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逐步降低费率;废除公众网与专用线路连接的限制;把日本电话电报公司分割、改组为东西两大市话公司和长途电话公司,并允许其从事国际电话业务。

运输领域:在3~5年内废除所谓的需求供应调整制度,允许业者自由加入航空运输、

港湾装卸、公路长途运输和出租车等行业的经营,并且放宽政府有关机构对营业区域、价格设定等具体业务的限制。

金融领域:①设立新银行由许可证制度改为登记备案制度,鼓励新加入。同时,取消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不能相互兼营的规定,鼓励金融机构以金融控股公司或子公司的形式参与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业务;②推进资产交易的自由化,对经纪人佣金不设上限,取消证券交易税,解除和放宽对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的限制。从1998年4月起实施经过修改的外汇管理法,取消指定银行从事汇兑业务的规定,实行全面自由兑换,并允许日本国民在海外银行存款,购买海外的债券和股票等;③增强日本银行的独立性。修改的《日本银行法》规定政府无权干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定,日本政府还决定把对金融机构监督的职能移交给新设立的,隶属于总理府的金融机构监督厅,从而改变大藏省权限过大过于集中的弊端。

#### 第二、培育新兴产业。

1997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经济结构行动计划》,作为今后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的新兴产业,一共列举了信息通讯、医疗福利、生活文化、环境保护、新制造技术、海洋、生物工程、城市环境整治、航空航天、新型能源、人才培养、住宅、流通、商务后勤等15个领域。根据推算,目前,这些产业领域总共雇佣了1058万职工,年营业额为198万亿日元,到2010年,其雇佣人数可望达1827万人,年营业额为561万亿日元。

为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的高度化和高附加值化,日本政府采取的一个大动作是解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实施至今的、对成立控股公司的限制。同时,修改《商法》,使得企业间的合并和兼并趋向简便、合理。

新兴产业中很多领域属于风险投资。而日本的现行体制对风险投资限制甚多,以致

新兴产业发展迟缓。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决定,凡私人投资者对风险企业的投资都能享受优惠税率,并修改《商法》,允许公司在创业期可以奖励职员以按固定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此外,对风险企业股票柜台交易的审查基准也予放宽,并且加强了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开发新技术方面的合作。

此外,为适应信息化的潮流,日本政府决定以2001年普及电子交易为目标,就有关电子交易时如何保护消费者利益、规范电子货币的使用以及防止智能型犯罪等立法措施进行研究。在今后3年内将首先在70%的产业领域普及电子数据交换。

### 第三、改革雇佣和工资体系。

为打破终身雇佣体系,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日本政府从1998年4月1日起,允许民间企业经营职业介绍业务,初期以脑力劳动的工种(“白领阶层”)为主;今后逐步放开对包括一般劳动者在内的人才派遣业的

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厉行内部改革。引进“能力工资制”取代论资排辈的“年功序列制”;用高薪招聘来自其他企业的中途跳槽者;试行以企业股票奖励经营者的办法,等等。近一两年来,在股市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丰田汽车、本田汽车、松下、索尼、TDK、佳能、HOYA、富士通、旭日啤酒等企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颇受外国投资者青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果断地刷新经营人事,推行企业内部的改革,从而取得较好的业绩。例如,松下公司把51个“事业部”归并为4个独立核算的“分公司”,加强对DVD、半导体元件等新兴产品的开发。索尼公司将董事人数从38人减为10人,大胆起用新人,将原先的事业部改为公司,加强横向合作。丰田公司降低管理层的平均年龄,推行“能力工资制”,刷新经营方针,缩短了更新车型的周期,使公司业绩显著好转。

## (三)

日本经济结构改革还刚刚起步,很难对其前景作全面的描述。一般认为,如果现有的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到位的话,在今后二三十年里,日本的国内经济环境将有较显著的改善,有利于企业自由参与、自由竞争,给日本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其意义将不亚于明治维新和战后的民主改革。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大体上将导致如下结果:

第一、扩大经济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经济结构改革将使一批富有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成为日本经济新的“增长点”。信息和通信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在移动通信领域引进了竞争

机制,日本的移动电话(包括PHS电话)用户从400多万发展到目前的3000多万,仅次于美国。到2010年为止,日本邮政省计划把光缆铺设到全国每一家庭,仅此一项估计可创造244万个就业机会,市场规模可达125万亿日元。

日本经济企划厅对实行经济结构改革与否的两种结果作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实行经济结构改革的话,1998年到200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每年可以因此而提高0.9%。200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比不搞经济结构改革时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约5.8%。<sup>①</sup>通产省也组织了一批学者对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的经济效果进行了预测,其结论是2001年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

<sup>①</sup> 转引自《东洋经济周刊临时增刊》,1997年8月6日,第84页。



值可望比1995年增长6.0%;设备投资将增加39万亿日元,比1995年多9.4%。

第二、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

由于政府的过度保护,致使日本的农业、物流业和金融业相对落后,和汽车、电子电器等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形成鲜明对照。推行结构改革的结果,将在这些领域引进完全的市场竞争机制,使其劳动生产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日本经济现在这种“跛脚状态”。一部分确实在日本难以生存的行业将通过向海外转移,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第三、内外价格差距趋向缩小,高成本的经济结构可望有所改善。

从1994年以来,由于实行石油产品进口自由化,日本每1升汽油的价格下降了16日元,仅此一项,消费者一年就节省了大约1万亿日元的开销;1996年1月起,日本改革了电费制度,促使各大电力公司间开展竞争,消费者一年间受益6120亿日元,平均每户家庭每月少开支264日元;而由于取消了电力公司在供电方面的垄断地位,使得钢铁、化工等行业利用余热生产的电力也能通过招标制度加入电网,光是1996年度,就新增了305万千瓦的电力,节省了电力行业6000亿日元设备投资。

根据日本学者的测算,实行经济结构改革后,2001年日本的消费者物价可望下降3.4%,相当于16.9万亿日元利益回流给消费者。其中,用于服装、鞋类的开支可节省4.1%,用于房租和水电煤气的开支可下降

3.8%,而食品、饮料等价格可望下降3.6%。每户家庭平均可节约开支37万日元。<sup>①</sup>再加上办公楼租金、运输费和通信费的下降,长期居高不下的内外价格差距和高成本的结构可望得到较大改善。日本将成为对国际资本富有魅力的投资场所。

第四、劳动力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加速流动。

经济结构改革将使沿袭已久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传统雇佣和工资体系趋于解体。劳动者在选择职业时有更大的余地,而中途跳槽也将日趋频繁,加上新产业领域的大量涌现,日本的劳动力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加速,劳动力的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的就业总人数将会有所削减。不过,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就业人数的变化大相径庭。据三和综合研究所的预测,到2000年时,日本的通信和广播业就业人数将增加84%,面向个人的服务业和面向企业的服务业将分别增加5.8%和3.5%。但是,建筑业和矿业减少93万;制造业减少65万;批发和零售业减少64万;金融和保险业减少32万;农林水产业减少11万。整个就业人数将减少120万人左右。<sup>②</sup>

如同任何一种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一样,日本经济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遇到种种曲折、风波、经历长时间的阵痛、出血乃至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抵抗。但是,经济调整和改革毕竟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

#### (四)

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给日本经济本

身带来深刻的变化,也必然会反映到日本的

① (日)通商产业省:《放宽限制经济效果研究会报告书》,1997年5月21日。

② (日)三和综合研究所横山重宏文章:《经济结构改革将会带来什么变化》,载《日本工业新闻》,1997年7月13日。

对外经济关系中来。

首先,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的结果,将使中日两国进一步打破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壁垒,更深地卷入到国际分工的潮流中去。中日两国的双边贸易和资金合作必将有新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中日双边贸易差不多每年增加100亿美元,1996年达600.5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出口为308.74亿美元,从日本进口为291.83亿美元,有16.9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sup>①</sup>今后几年,随着两国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深化,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两国贸易可望有新的飞跃。估计到本世纪末中日两国的双边贸易总额有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

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目前处在“盘整”阶段。1995年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一年,当年签约的投资协议达73亿美元。由于中方调整吸收外资政策等原因,199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下降为51.3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36.79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18%。1997年上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但从总体上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仅次于来自港澳地区和美国,居中国大陆吸收海外资金的第三位。随着日本加快对外转移“夕阳”产业,修改《外汇法》,放宽对私人金融资产出境的限制,以及中国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进展,消费潜力的扩大,预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本世纪末将再次掀起高潮。

据报道,在过去5年内,在日本的中资企业(包括办事处)翻了一番,突破了200家。

其中多数是筹集资金和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也有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公司。<sup>②</sup>可以肯定,今后两国间的资金流动将会逐渐由“单向”趋向“双向”,从而使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水平分工格局进一步得到加强。

其次,中日两国在“软件”领域的合作将有迅速发展。

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是冷战结束后席卷世界的改革潮流在不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的反映。毫无疑问,两国经济结构改革的侧重点、速度和力度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日本是要将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转变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给日本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而中国是要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而且,由于中国底子较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做法上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不能搞“大爆炸”、“休克疗法”一类的急进改革。尽管如此,两国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化和软件化方面是一致的,中日两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以既互相借鉴,又互相促进;既互相竞争,又互相支援,这是中日两国友好合作的新的推动力和新的支撑点。

迄今为止,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大多是在“硬件”领域,今后,围绕经济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围绕政策、法规的制定与修改,以及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新技术的培育和发展,等等问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交流,中日两国在“软件”领域的合作将有引人注目的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

<sup>①</sup> 根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1996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为624.18亿美元,其中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为218.86亿美元,从中国的进口为405.32亿美元,日本对中国有186.46亿美元的逆差。

<sup>②</sup> (日)《日经产业新闻》,1997年7月7日。